

顾随讲义系列丛书

顾随

讲
古
代
文
论

• 耿文辉 笔记
• 赵林涛 顾之京 整理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【顾随讲义系列丛书】

顾随讲古代文论

耿文辉 笔记
赵林涛 顾之京

整理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顾随讲古代文论 / 顾随著 ; 耿文辉笔记 ; 赵林涛, 顾之京整理校注. — 石家庄 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12.8
(顾随讲义系列丛书)
ISBN 978-7-5434-9532-6

I. ①顾… II. ①顾… ②耿… ③赵… ④顾… III.
①中国文学—古代文论—研究 IV. ①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68459号

顾随讲古代文论

顾随 著 耿文辉 笔记 赵林涛 顾之京 整理

责任编辑 刘相美 王 丽

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<http://www.hbep.com>

(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, 050061)

印 制	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	7.5
字 数	200千字
版 次	2013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34-9532-6
定 价	25.8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目
录

CONTENTS



1 导言

6 绪论

36 典论·论文/曹丕

38 注释

44 讲记

57 与吴质书/曹丕

59 注释

62 讲记

67 与杨德祖书/曹植

70 注释

74 略论曹丕和曹植的“文论”三篇



- 89 文赋/陆机
- 95 注释
- 107 陆机及其《文赋》简介
- 109 讲记
- 146 增订《〈文赋〉十一讲》
- 199 诗品·序/钟嵘
- 205 注释
- 210 讲记

文章好坏要有风格，风格就是神气，北京话叫“神儿”，说俗一点儿就叫“气味儿”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气味儿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味儿，文章当然如此，也该各有它的风格了。那么，文章的风格就是一个人的气味儿。一个名词解释另一个名词不是一定就完全符合，否则还要两个名词干吗呢？“风格”有点儿像“气味儿”，旧时字典解字时好用“如字讲”三个字，若“如字讲”可以这样说，这大致不差了。苏东坡有曰：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。赋诗必此诗，定非知诗人。”（《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》）

古典文学批评包括从上古直到近代，我们只讲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，这是限于时间。

批评，就其本身言，它的性质在于：一、明是非；二、辨优劣。这是说一切的批评。

批评的功用在于：一、劝善（劝当勉讲）；二、规

※据耿文辉笔记整理。20世纪50年代，耿文辉先生就读于天津师范学院（河北大学前身），曾亲聆顾随先生讲授“中国古典文学批评”课程，并留有油印讲义和自己的听课笔记。本次出版的《顾随讲古代文论》和《顾随讲〈文心雕龙〉》二种即据此整理编订而成。本册中“导言”、“绪论”及“讲记”均据笔记整理。

过（规是告诫）。

批评，只有达到明是非、辨优劣的程度时，才能起到劝善规过的作用，使人改过、迁善，这是与人为善——这就是批评的目的。

对批评的正确认识，是应当有消极的批评——规过；也应当有积极的批评——劝善，否则不成其为批评，那很可能是攻击或是谩骂。

没有自我批评的人，也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。

以上是就“批评”一词的一般意义而讲的。

文学批评在于告诉读者，什么人的作品、什么样的作品，思想、艺术、创作方法或技巧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，高明的或不高明的；还要告诉作者作品的优劣之点。这就是文学批评上的明是非、辨优劣；这就是文学批评上的劝善规过、改过迁善。

再发挥一下：文学作品是有教育作用的，文学家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但不能说文学批评家是塑造作者和读者灵魂的工程师，也不能说文学批评有教育作者和读者的作用和意义。如果这样说，那就把文学批评的地位放得过高了一些；如果说差不多是那样，那就没有语病了。因为文学批评的文章是在作品出来之后才有的，如果像刚才那样说，连个“差不多”都不加，那就是先有批评的文章而后有作品了，文学史上哪有这样的事呢？文学批评的发生是在文学作品有了之后，没有文学作品之前，那是没有文学批评的。在文学史发展的规律上，是文学作品先于文学批评。文学作品是实践，文学批评是理论。最早的理论是归纳实践经验而得出来的，但接着理论就指导实践和行动了。文学作品和文学

批评的关系也是如此，可以说初期文学批评是从文学实践中来的，以后的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就起着教育和指导的作用了——但这还要看是什么样的文学批评家。

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先决条件是他必须是史学家，这样他才能总结过去，结合现在，瞻（展）望将来（马克思便是如此），然后他才能对作者、读者起指导和教育的作用。另外，一个文学批评家还应当是一个博学的学者，他读过、研究过许多书，这样，批评起来才不致有偏见。第三，一个文学批评家必须是个作家，至少也必须有创作的天才。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家，他们都是作家，都是在批评别人之前，先拿出诗和文章来给别人看的。唯有这样的批评家才知道作家的甘苦，一个不是作家的文学批评家，便不能如此。同时，一个文学批评家，他的文学批评文字的本身，就应当是一篇完美的作品，这样才具有说服的力量。第四，一个文学批评家也必须深入生活，体验生活，这样才不会成为一个教条主义者、形式主义者。有的学者就往往因为不懂生活而常常犯教条主义、形式主义这样的错误。

一个文学批评家如果不掌握和具备以上四个条件，那就如同一个人尽管他也在明是非、辨优劣，但他不正直、不聪明、不懂人情、不通法典，一旦他掌握了法律，不是昏庸就是暴戾。

以上是就文学批评的现代意义来讲的。

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大体说来也是如此，尤其在具备以上四个条件方面。但若就某一作家、某一部作品来讲，却不一定全如此。

陆机的《文赋》，这杰作很值得学习，它是作者自

已述说自己的创作经验的，几乎没有一字是批评别人。但我们仍以之作为文学批评来读，读之不仅使人知道创作方法，而且可以用他的理论去批评别人。又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，这可是一部文学批评的专集，而《文心雕龙》的上半部（前二十五篇），通是结合古来作家和作品而叙述问题的源流及其变迁的。如其中的《明诗》（第六篇），就是从《诗经》起一直说到南北朝；《辨骚》（第五篇）从《楚辞》说起；《诠赋》（第八篇）则从汉赋说起。由此看来，《文心雕龙》的上半部就近于文学史了。这种现象的产生，是由于文学批评始于近代，尤其是“五四”之后，历来是不叫“文学批评”，而叫“论文”或“文论”，如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；杜甫也曾有这样的诗句——“何时一樽酒，重与细论文”（《春日忆李白》）。在古汉语中，“论”字有二讲，一作“述说”或“说明”解，一即解为“批评”。那么，《文心雕龙》一部书就正好是：前半部是述说，后半部是批评。

此外，古典的文学批评之现象，多半是批评古代的作家和作品，而避免批评当代的作家和作品，这是古代文学批评家的一个特点，与现在的文学批评小有差异。现代的文学批评家是专就当代的文学家和作品进行批评的。古代的文学批评家之所以不论及当代的作家和作品，是因为在不合理的社会里，批评得尽管正确也往往会招来飞灾横祸。南北朝时期北齐颜之推在其《颜氏家训》的《文章篇》里说了几句很痛心的话：“砂砾所伤，惨于矛戟，讽刺之祸，速乎风尘，深宜防虑，以保元吉。”这是几千年来进行“批评”的事实，只不过他

说得清楚罢了。梁朝钟嵘的《诗品》，也不批评当代的作品，也是怕招灾惹祸。至于东汉末，魏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之大胆批评当时作家和作品，这也算不了他的大胆，只不过是他的地位所决定。

我们古代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曹丕、陆机、刘勰等，他们即使不会注意到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，但没有一个不是主张形式结合内容的；同时也都注意到了形式为内容服务呢！他们也许过分注意了文章的风格，太注意了写作技巧，但这点就算是古人的“偏差”吧，而正好是我们学习的。尽管他们由于历史的局限，对政治和人民有所忽略，但我们还是不要过于苛求一千五百年前的人物吧！

文学起源于劳动，这原则却不能应用到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上来。何以？因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从始至终，总是批评知识分子或是统治阶级人物。那么，至于缺乏人民性，就是当然的了。

绪论

课前赠言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
——《论语》

上

凡天下事务，不难有偶然性和突然性，而凡“偶然”，其中皆含“必然”；但凡是“突然”，皆有其“渐”，就是逐步地发展，也就是所谓“量变”了。

每件事情，都有它的前因；每种学问，一定也有它的渊源——文学批评也有前因和渊源。为了更好地了解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，必须要先了解一下先秦、两汉文学批评的概貌——文学批评的胚胎，或称之为文学批评的萌芽时期。

在汉、魏、南北朝之前，文学批评散见于各处，没有专集。

从上古说起。由文学发展的规律看，“先韵后散”是文学创作发展的一条道路，所以最早的文学作品是“诗”和“歌”，是人民大众的创作，哪怕没有文字记载，是以口头代代流传。可见，文学批评的对象最早也是关于“诗”的批评。

最早的记事之书是《书经》，就是所谓《尚书》。在其中的《虞书·舜典》里面，有两句关于诗歌的说明——“诗言志，歌永言”。虽然有好多字古时候用，现在还用，但其含义则有所变迁。“言志”，“志”者，心之所之（往），这是说“心”的活动，

这活动又是有目的的活动；“永言”，是拉长语言，有腔调、有音节，腔调、音节是从语言中发展起来的。

“诗言志，歌永言”是我国最早对诗歌下的定义。这个定义说得简单、扼要、概括。当然，由于历史的局限，说得这还不能算完备和详细。后来，一直到《礼记》中的《乐记》，再到《毛诗》中的《大序》、《汉书》中的《艺文志》、南北朝刘勰的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、钟嵘的《诗品·序》则都是取“诗言志，歌永言”的“祖述”，或是引申《舜典》上这两句话给诗歌以定义的——可以看出，这定义已是正确的了。

上古时期对诗歌的批评只能述此为止。

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历史上“百家争鸣”的时期。诸子中最留心于文学的要算儒家孔子学派，别家是多谈哲学不论文学。

一、孔门论诗

《论语》上写孔子门下有“四教”，即四种教育方式——文、行、忠、信，头一个就是“文”。孔门分“四科”，即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。这里“文”同“文学”的含义与今之“文学”不同，孔子所谓“文”或“文学”是“学术”或“博学”的意思，孔子真正谈到今天这类“文学”含义的是《论语》中的孔子“论诗”。

孔子说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。’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

《论语》上所说的“诗”，多指的是《诗经》，非指一般的诗而言。“思无邪”三字不是孔子自己的话，而是《诗经·鲁颂·駉》篇中的一句话，这句话确也说明了《诗经》三百篇。“思无邪”比起《虞书》上的“诗言志”是进了一步，《虞书》虽已提出“诗言志”，但未说明是“言”什么“志”。孔子所说的“思”亦即《虞书》所说的“志”，是指的思维、思想和感情而言的；“无邪”，是要正直、要心口如一，而不是像好多“伪诗人”——说俗气点儿叫他“诗匠”——不但歪曲人家的思想，甚至连他自己的思想都能歪曲：满篇的风花雪月，一肚子升官发财。“无邪”则是不能歪曲自己的思想、意思。引申一句说，有哪个诗人创作动机不纯而能写出好的诗来呢？文学家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“思有邪”，怎么塑造人家呢？

“思无邪”不仅说明了创作的内容，也说明了创作的动机，这就是孔子说的诗的本质。

孔子讲诗的功能和功用（有能才有用）。他说：

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；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古代有一种对答的文学，自己做主来对答，即自己问，再用自己的话回答。

小子，弟子。何莫，怎么不。兴，起点。观，观察事物现象、人物活动。群，团结。怨，恨。多识于鸟

兽草木之名，意思是说因为丰富了人的知识，而滋生了爱，引起同情心，引起诗情。孔子在这段话里提出了诗的六项功能和作用，孔子不是为艺术而艺术、为读诗而读诗的。

可以兴，
可以观，迹之事父，
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，可以群，远之事君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
可以怨；
____，
____？____，____，____。
____，____。
____。
单句 一字句 骈句 骈句 单句

上面这段话是寓“骈”于“散”的手法，这种写作技巧后世学得最好的要算韩愈了，再往后是欧阳修、苏轼学得好。这种手法在中国散文的写作上有个口号，就叫“寓骈于散”。

上面这段话里的“事父”、“事君”，那是儒家学说的重点。

孔子是一个教育哲学家，而且又是一个政治哲学家。他说：“夫子焉不学？而亦何常师之有？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夫子，指孔子。而，但。何，哪里有。常，一定，与“变”、“不定”相对。这句话同杜甫诗句“转益多师是汝师”（《戏为六绝句》）是一个意思。说孔子是个政治哲学家，不如说他是个教育哲学

家。作为政治哲学家，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论“从政”、“为政”的很多。他周游列国也是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所以当然谈到诗时，也涉及政治。他说：

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，亦奚以为？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

这段话，孔子的意思若从正面说大致是：最早的诗（即诗三百）是人民大众的诗歌，读之，可以了解和洞悉人情，这就可以搞政治、治理百姓了；其次呢，诗是最精练的语言，出使外国一定要长于语言才能行，学诗之后便能“专对”而“使于四方”了。

不过，我们与其理解其全文，倒不如看看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究竟是怎样读诗的。

在《论语》上有一章子贡与孔子的对话：

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，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’其斯之谓与？”子曰：“赐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

我们批判他一下，他们师徒不管多么高明，但也有阶级局限性；不过子贡说了消极的人生哲学，而老夫子告诉了他积极的人生哲学。“切”是治骨，“磋”是治

象牙，“琢”是治玉，“磨”是治石，骨、象牙、玉、石都可经“切”、“磋”、“琢”、“磨”而成为器具。这放在读书上那就是“讨论”，这是孔子的门生们读书的方法——不过这里只是他们对“诗”的研究。

至于孔子对诗的批评文字，那也是有的，如：

《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

“淫”在古汉语中最早的解释是“过甚”。《关雎》这首诗是以求爱情况下的男子口吻写出来的。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很像“中庸”（中，不偏；庸，平常）的说法，中庸的流弊是不死不活，所以大受近代人攻击，但“哀而不伤”和“乐而不淫”理解为感情的节制——情操，那就完全成理，可谓正确了。

孔子对《关雎》的批评是肯定的，那么，孔子否定什么样的诗呢？

棠棣之华，偏其反而。岂不尔思，室斯远而。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

“棠棣”，植物，海棠之类；“偏”，翩，摇动；“反”，翻；“其”和“而”，都是语词。“岂不尔思，室斯远而”是说哪里是不想你啊，是你住的房子太远呵！《诗经》三〇五篇无此四句，古人谓之“逸诗”，即散失了的诗。也许这是孔子那时民间的歌，是孔子弟子们熟悉的。在《论语》上接着这首诗，孔子

说：“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所以上边这首诗是不真实的，谓之“邪”也。

我们平常说好的作品一定要是现实主义的，文学批评也应该合乎现实主义，孔子批评《关雎》《棠棣》，都是合乎现实主义的，这是因为孔子读诗看其内容，并结合实际生活，是观察而得出来的批评。

孔子论诗，无论是谈到诗的功用还是本质，没有一次不是体会诗的内容而又结合生活实际，来一番体会的功夫的。尽管孔子有他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，孔子的诗论可不是教条主义的。后来的文学批评家，论到诗的思想内容（诗义）时，却往往是教条主义的；等他论到诗的艺术性时，又往往是形式主义的。譬如论到杜甫的忠君爱国，必不忘其“每饭不忘君”（教条主义者）；论到杜甫诗的艺术，又总是“无一字无来历”（形式主义者）。可见孔子的论诗还值得我们批判地接受。

二、孟子论诗

孟子是儒家的第二大师，他自称他的学派的来历是“乃所愿，则学孔子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，他是儒家的正统派。不过孟子的学说对孔子的学说已有所修正：孔子提到“仁”，是单提“仁”字，而孟子则提“仁义”。

《孟子》七篇中说诗的地方，尤其是印证诗的地方颇不少。有几句有名的话：